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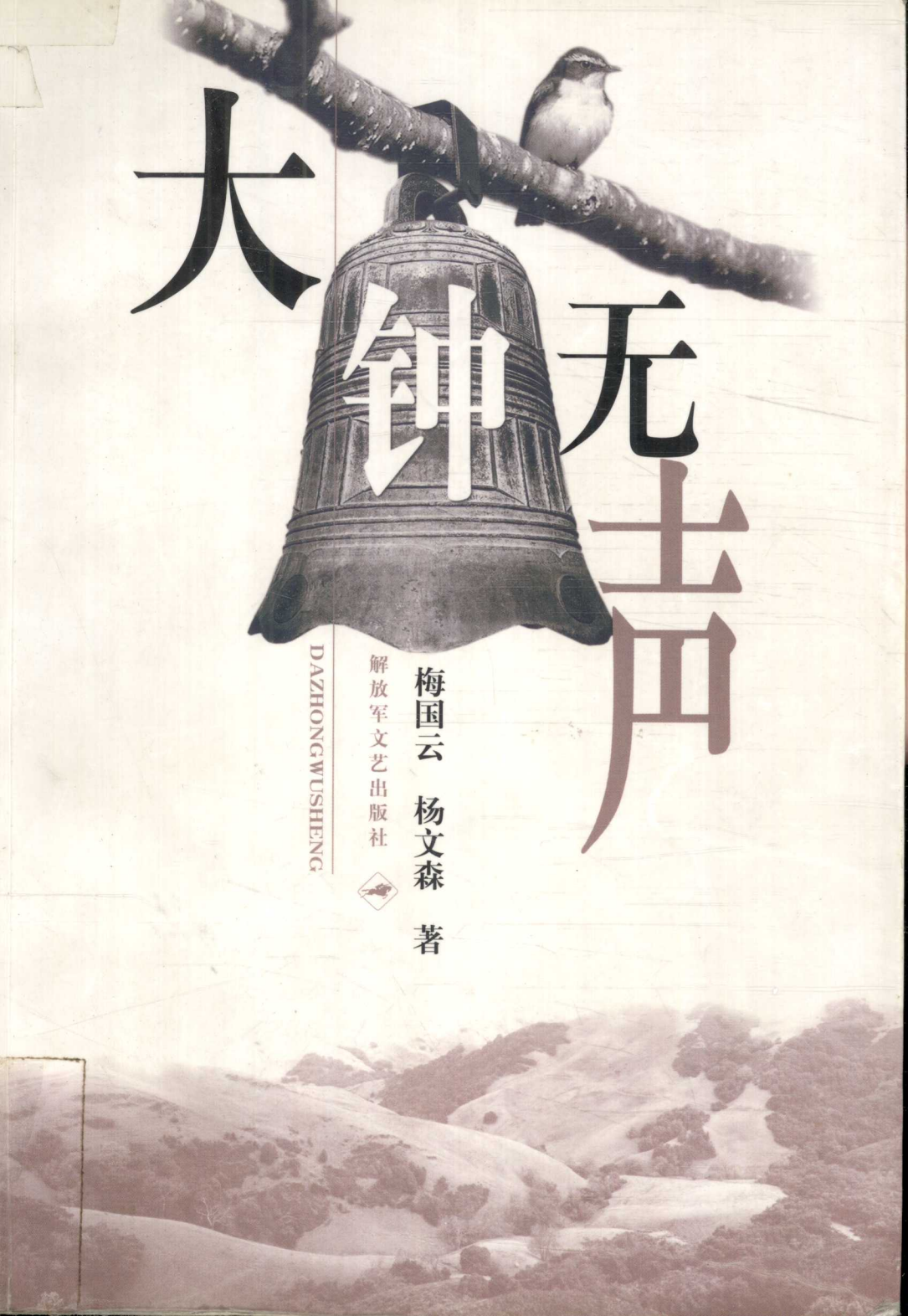
大钟无声

DAZHONGWUSHENG

梅国云 杨文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军旅作品中平凡的世界

大钟无声

梅国云
杨文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钟无声/梅国云, 杨文森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033-1955-0

I. 大... II. ①梅... ②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603 号

书 名: 大钟无声

著 者: 梅国云 杨文森

责任编辑: 刘施昊

装帧设计: 张禹宾

责任校对: 吴信尧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01 千字

印 张: 16.875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3-1955-0/I·1548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姚学礼

这是一种象征：我们都在无限大的钟内，我们的声音听不到，或者说我们其实是平凡而且伟大的，但却又是无声的。作为这个古老土地上的农民，普通了五千年，但是当被新生活一击，禁不住，我们荡漾的思想就会波及一切，偏偏又被现代文明淹没了。

其实这个世界是平凡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黄土地也是平凡的。作者梅国云当年曾经在黄土地上工作、生活了13年，他一直根植于基层，黄土地的厚重让他的心灵有了不同于江南灵秀的沧桑感；作者杨文森是从文王伐密须的古灵台走出来的，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儿子，当他被一种声音吸引走进军营，于是他被一种全新的境界感动了，作为共和国的普通一兵，异乎寻常的军纪约束着他的身心、他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决然不同于陇东农民松散自适的耕做环境。于是他们以质朴、厚重、诚恳的笔调写出了现实且真实的小说作品。

我把这部小说称作为军旅作品中平凡的世界！

第一次见到杨文森，是2005年的夏天。晚风中夕阳的余晖正斜照着柳树巷，他穿一身整齐的军装，造访我家。交谈中我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都崇敬着文学和文学人，他说想做我的学生，并告诉他和梅国云合著的小说《大钟无声》即将出版。我是喜欢愿意学习的年轻人的，我们相谈甚欢，他思维敏捷、语言生动、令我很欣赏。我发现他那看起来光洁的饱满的额头宣示着他阅世的决然，特别是他对于一些问题一针见血的分析感染了



我，我隐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不能小看的年轻人，将来绝对是有出息的！另一作者梅国云，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他，当时他的诗集出来之后有人推荐我看过，我还写了一点评论，对他那充满灵韵的诗歌我有着别样的感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他又开始写小说了，这次感觉到的却是刺槐花开的清香、浓郁、亲切、质朴。

那是在我看了《大钟无声》的样稿之后。

我确实被小说的文本感动了。小说写的是一部当代青年学生和士兵的心路历程。在当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当市场经济如潮水迎面而来的时候，人们无法回避面临的众多选择，选择是一个机遇，选择势必要思想裂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抛弃，有争取。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腹地的山坡上，从祖先传承下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自然经济方式，让新一代子孙感到不适，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固守农村还是离开故土，是墨守千年的祖训还是改变落后的面貌，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小说主要人物郝建家和王仕兵是选择由农民而军人，从农村到城市，同样小说的主角白妍妍亦选择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置换身份。而师范毕业的于世堂选择的却是依然回农村去真实平淡地活着。

这四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抱着一腔热血，想要做出不同于祖先的业绩。但这个世界是平凡的，普通和充满了世俗的日常生活冲突将一个普通人变成真正的普通人。普通人的生存环境常常是由贫穷构成，而贫穷在给人性塑造一种朴实、不平和忍耐。郝建家、王仕兵要从一个农村青年千方百计地去当兵，让部队提供自己一个不同于祖辈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还要千方百计地再冲刺成为“公家人”，吃“公家饭”，做领工资的人，这些只能在城市办到，城市于是变成一种地位、一种位置、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郝建家在通过自身的小心和努力获取了这个象征之后，他基本上已经满足，想的是如何地在岗位上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王仕兵看中的是钱，在经济大潮中他的观念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就是由农民而军官，由军官之后他又忽然发现，似乎能真正让自己改变的惟有金钱，钱可以真实地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于



是他在军官的位置上继续向自己心中的最高处审视着。白妍妍也是一个带有普通意义的人，她的追求也是不回农村，因为现实中的城乡差别依然巨大，而且还有着人格的落差。他们三个人身份的置换，表现出的是追求权利、金钱和人生富裕，实际是取掉了人性的“贫穷”——朴实、不平和忍耐，从贫穷到富裕将人性中的朴实变为机智，把忍耐变为无情的竞争，对于不平却认同。这是人格的变化，也是城乡的变化和贫富的深层次变化。

小说给我的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当代农民情结、士兵情结和市民情结在共同构建和谐情结，这些情结是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的情结，这种情结消融了过去许多军旅小说中军人刚毅、牺牲、忠诚以及小农意识。仔细地分析这种情结，小说其实是以隐语告诉人们：传统的人生荣辱观已经在向现代的繁荣观转化。

小说完整而真实地体现了实质意义上作为自然人的军人的特点，我看到的是立体的军人形象，军人作为人，有和正常人一样的欲望，然而作为区别于普通人的一个团体，他们又有着普通人不能及的伟大品质。小说中郝建家和战友们在施工时候的牺牲精神，战友之间无私的关爱之情，甚至在大街上为了曾经“收拾”过自己的班长大打出手的那些“损害”军人形象的文字，让人更加喜爱这些有血、有肉、有情义的军中男儿。

作为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和普通士兵，必然有许多的缺点和不足。小说描写了农民教师于世堂，在城市里自谋出路的大学生白妍妍，写了主人公普通军官郝建家，以及在诱惑面前被迷离了双眼的普通军官王仕兵，还写了军营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等，真实、自然，充分挖掘出人性中的优点和弱点。

我看到的是作者年轻而且忧患的心思，所以我说，这本小说是完全区别于其他军旅作品的平凡的世界，不仅仅因为平实、质朴的语言和故事。

我在自己的散文集《渭洲夜雨》中写了一篇《缺点决定命运》的文章，说盛水的木桶是高低不齐的木板做的，但是决定盛水多少的是最低的木板。这就好像一个人，优点再优，缺点其实就是这个人的高度，所以人的缺点才决定这个人的命运，王仕兵因为贪污改变了人生，钱和权似乎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这钱



和权利的背后是人性的缺点和弱点。

郝建家的命运是坎坷的，却又是这个平凡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有过的坎坷经历，坎坷不同，喜乐忧思亦不同。郝建家在走出农村的时候是循规蹈矩的，重义气的，不喜欢张扬自己的，因此性格内敛而且宽容忍耐，保持着一个人应该有的良知，尽量做到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毕竟他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于是他无法维系住本来想维系住的东西。生活中许多的磕磕绊绊总不能让人宁静，这其实就是生活，也是我们所有人所处的所有的地方的真实生活，哪怕在最为淳朴洁净的军营。但是毕竟普通人应该有的善良，甚至是小农意识包括土气都组成了当代军人活生生的素质，其实这才是我们真诚期望的素质，一切源于真实！

只有真实了，我们才能脚踏实地进步和发展。最后郝建家终于被师参谋长起用了，而且是通过“打招呼”的形式，这个“打招呼”让小说的细节一下突出不少，一个很有头脑，善于战术和求真务实的参谋长的形象生动地构成了当代军人的典范。

读《大钟无声》，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中国的战士骨子里有中国农民的质朴，而中国农民骨子里传承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野山荒村，甚至在军营战场，都在用一种文化的力量规定自己的行为秩序，传统文化在给人以信念以力量的同时，也在禁锢着人的思想，伤害着人的身心。主人公郝建家因为传统文化而质朴，王仕兵、白妍妍因为传统文化而疯狂，还有许多人因为传统的东西而做自己也许不想做的事情。小说中提示了一种现象，强者在弱者的面前是胜利的感觉，是战斗之后的胜利的感觉，是优越的感觉是伟大的感觉，强者以伟大的感觉扶助弱者，显示了一种超然，似乎这才是人生的一种快乐，小说的深刻性其实就在这里。

追求一种象征，这似乎超然，但骨子里依然是小农意识，氛围在造就人的素质，粗犷、野蛮、朴素土气的黄土高原所造就人的心灵独白，到敬城之后的“钟”就没有了声音，但人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处世习惯都由出身的地方特色而放大并且突出了个性色彩。

这个是作者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的本土方言，使叙述的语言一下子鲜活了起来，甚至让人感慨唏嘘，历久难忘。许多耐人寻味平凡人物的细节小事，随着故事的发展处处闪光，成为精彩妙笔。

由幼稚而理性，由理智而茫然，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有小环境，由此环境到彼环境，人性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再一次变化都是在新旧环境的冲突中生成。这正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郝建家、白妍妍都具有的双重性格，懦弱屈己，忍辱负重，同时又深情大义，凛然自守！小说真实而且睿智地提示了这一点：人的价值观，生存观是随世界观而成为异数！

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惟有普通的人、真实的人才肯保留一分良知，惟有普通的人才获得大爱世界，大爱和谐，热爱生命！文如其人，《大钟无声》集中反映了作者生活的阅历 and 知识层面，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新一代的青年军人的众多心理活动，这是作者长期以来根植生活，执着追求的结果。

《大钟无声》的魅力不仅在于顺畅、平易，还在于朴实、扎实，真实、忠实！这正是《大钟无声》的底色和亮色。平实普通在有些时候似乎是一种陌生，然而人们期待的其实就是这种陌生的新鲜和真实——真实其实就是无上的美丽！人生其实就是大钟，我觉得《大钟无声》原汁原味地再现了西部村落，西部民众和军营乃至大中国的凡人凡兵，凡事凡思，小而见大，因凡见伟，因平见奇。

这本小说的寓言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2006年3月26日于古渭洲



Da zhong Wu sheng





村长的那辆破自行车有些夸张地叫着来到郝建家的身边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大门口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望着沟对岸的村落痴愣愣地出神。

对岸的那个村落里以前是住过白妍妍的，如今自己马上就要当兵走了，不知道以后还能见到她嘛，郝建家有些心酸地想着。

那村子里有炊烟袅袅地升起，冬天的村子不绿，只有一簇簇的瓦房畏畏缩缩地没有生气，似乎有几只狗在焦躁地叫着，天空也没有精神搭理这些狗的取闹，阴沉着脸没有一点反应，空气冷飕飕的，郝建家竭力想找一些白妍妍的影子，却再没有了其他能让他想起这个漂亮姑娘的东西。

自从白妍妍全家搬到镇上去之后，郝建家就很少在这个老槐树下张望这个村子了。

“这次我要走了，白妍妍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她一定不会想到我去当兵的，也许会想到我是在街道上摆一个地摊，也许 would 想我一定是跟其他人去她上大学的城市里打工，给人家盖楼房，



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呢……”

郝建家想得出神，就连村长的自行车在自己身边停下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发觉，直到村长把鲜红入伍通知书在他的面前晃动了两下之后他才醒过神，看村长的表情有些怪怪的，他就不好意思起来，生怕村长看穿自己的心思，今年能当上兵家里是费了气力的，这个情况人家村长是知道的。

看到郝建家专注的表情，村长就笑了一下说道：“建家，你是想咋样才能当军官吧，看把你想得美的，我来了你都不知道，娃，我给你说句实在的话，军官不是那么好当的，光靠想是想不出来的，看你军装都没有穿上，就坐在这里寡妇梦球了，我看你就是去部队混上三年好吃喝回来算球了，叫你妈好好地把她那老腰子使劲弓起来在地里多刨上几年给你攒个媳妇钱。”村长把入伍通知书递给郝建家之后就斜依在自行车上点了劣质的烟卷，脸上的表情很是不自然。

郝建家知道自己村子就一个当兵的指标，村长的儿子本来是要去的，结果自己去了，原因除了村长的儿子是个出了名的混混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是村子里应征的唯一的高中生，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大姐夫好歹是个在县城里上班的干部，县城的干部和村官在关键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这些郝建家都知道，所以郝建家在心里有些觉得对不起人家村长，也就对村长的那些难听的话没有理会。

可是那村长却是不饶人，吐了一口发白的烟雾之后就挖着鼻屎继续说道：“你娃不要觉得我说话难听，现在你当上兵了，我家的永红好像是不如你了，等你混球上三年背上铺盖卷卷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狗走千里还是吃屎，你郝家人老几辈了什么时候出世过一只咬狼的狗了？”

“你都是父母官哩，咋说话这么难听，我知道村长家里的都



是好狗，你家永红也是好狗，能咬狼，我家不出世狗，就出世人。”郝建家还是忍耐不住了，就拿了才接到手里的人伍通知书摇晃着回敬了村长，眼看那村长脸色有些难堪，他就心里得意起来。村长本来是要在郝建家身上找回一些儿子不能入伍的平衡的，却不想被这个娃娃给羞辱了一顿，于是就看了看郝建家骂道：“你不要以为你当上兵了就牛球得很，狗日的你要是不当兵敢这么和我说话的话，我不抖落了你满嘴的狗牙才怪咧，今儿我不和你娃娃一般见识，回去叫你妈快些割上一斤猪肉，村上晚上要来吃饭！当兵，当兵，我不给你盖那萝卜头你当锤子兵哩，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寡妇梦球了，军官不是想出来的，是你先人的坟里要有那脉气！”说了话就一偏身上了已经脱落了油漆的自行车，一猫腰子使劲一蹬走了，郝建家就在后边骂了一句道：“我梦你妈哩，你个哈驴，我还梦军官呢，你爷我是想白妍妍哩！”

“要是我第一次高考不出现意外，呸！老子现在也是军官了，看你狗日的脸色干什么，还能让你夹枪带棒地作践吗，你不就是一个看人家媳妇肚子大了跑着罚款的料嘛，真以为你还是一个官了，想吃我家的肉，等着去，我都没有肉吃呢。”郝建家冲着村长的背影骂了几句，就拿了入伍通知书回了家里。母亲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陪伴她的是一只打盹的老母鸡，看到郝建家拿了通知书，母亲就站起来出了屋子，边走的时候边说道：“建家，你去给你爸烧点儿纸，我都给你买好了。”郝建家看到桌子上果然有些烧纸，还有香烛，就心情黯然了，拿了那些东西出了门，心里恨自己怎么就这么不争气，考大学总是落榜。

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了，结果还是差了9分没有被录取，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郝建家为了保险，报考的是录取分最低的凤城师范，可是最后，这个在同班里学习成绩看起来很一般



的学生都瞧不上的师范还是没有录取他。

学校发榜的那天早晨，一起床郝建家就告诉母亲说：“妈，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爬一座两层的小楼，结果好不容易爬到了二层的门口，却发现里边早就挤满了人，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就这样挤着的时候梦就醒了。”母亲听了郝建家说的话之后便停了手中的活，脸色微微地变了一下，随即就又说道：“没事，到底挤没挤进去还不一定呢，去学校看看就知道了。”

郝建家看到母亲捡豆子的手有些发抖，就有些于心不忍，有些内疚，恨自己去年高考考化学的时候怎么就睡觉了。

去年考化学的那天，他坐在一中的那座坐落在县城里一个高高的土台上的破旧的青砖教室那靠近窗户的地方，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那天太阳鲜艳得像是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空气里是麦秸发霉的那种腥甜气味，湿漉漉地往人的鼻子里边钻，家里的麦子已经全部打碾好了装进了麻袋，不用担心没有来得及收割的麦子发芽，这场雨应该是让已经长了一米左右的玉米美美地滋润了一场，郝建家心里就像刚刚喝足了雨水的玉米一样地滋润，今年考上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上午化学考完了今年的高考就结束了，化学题在他看来没有什么难的，郝建家高兴得想笑，看着那张试卷，他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一所开满鲜花的园子，园子里的花很多，朵朵开得醉人，却没有一株他叫得上名字的，郝建家感觉自己心情有从未有过的惬意，他脚步轻盈地在园子里散步，满怀喜悦地欣赏着园子里的花朵，像是一个皇帝在审视三宫六院的妃子，也像是个大将军在检阅自己的士卒，就在他满怀得意的时候，忽然就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铃声，从开满鲜花的园子回到教室的郝建家看到考生们都在交试卷，有他认识的同校的，也有他不认识的其他学校的，于是郝建家就有了一股想尿裤子的感觉，他几近绝望地冲着大声呵斥考生的监考老师喊道：“我睡着



了，你们怎么不叫醒我？”吃惊的考生们听明白了之后就轰然大笑了，其实郝建家已经没有了被嘲笑的耻辱感，他满脑子一片空白，试卷上只有几道填空题他做了，其余等他填写答案的括弧就像开裂的大嘴一样在嘲笑他这个在高考考场上睡觉的傻帽儿。

多年后郝建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自己怎么会在考场上睡觉，而且化学是他的强项，起先他把这个归结为命，到后来他再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可以基本上说服自己的理由，那就是因为穷。因为太穷，对于贫穷的极度恐惧，使郝建家在潜意识里也好，明明白白的想法里也好，把考上大学，脱离农村作为他最高的追求，所以在考化学的时候，郝建家看到这剩下的最后一门课的考题比较简单，以前绷得紧紧的神经得到了放松，所以他在忽然地放松之后感觉到疲倦就是必然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他的营养要是能够跟得上，那他也不至于如此疲倦，郝建家在高中住校的日子里，整整三年吃的是开水里边加上一点点盐巴、然后再往里边泡上从家里带来的黑面饼子，那真的是一点点油水都没有的伙食，所以看起来并不瘦弱的郝建家其实身体是比较虚的，虽然他坚持每天打拳锻炼；当然，让他睡觉的还有一个帮凶就是前一天的那场雨水和当天的太阳，作为一个庄稼汉的儿子，郝建家虽然身在考场上，但是还是担心自己家里那几亩麦子和那几亩玉米，麦子装进了麻袋，玉米得到了雨水的滋养，农民是高兴的，郝建家自然也高兴，加上太阳在那个早晨湿漉漉地望着万物和郝建家暧昧地笑，他就在这样一个农民式的温情里满足了一下，于是他睡了，而且还梦见了鲜花。所以说无论是紧绷的神经放松也好，营养不良也好，还是那场大雨和阳光营造的那场农民式的温情也好，致使郝建家在考场上睡觉的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穷”字。



第一次高考结束后，郝建家是在全家人充满了企望、喜悦与赞赏的目光里度过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九岁，家里除了母亲之外就是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因为贫穷，郝建家姐弟四人就只有郝建家一个上了高中，按照母亲的说法，水要浇在庄稼地里，荒地里就算了，郝建家在家里算是一片“庄稼地”，他自上学以来成绩很好，人聪明，学什么都快，还跟了村子里一个解放前的戏子学会了吹唢呐笛子和民间里的几套拳脚，村子里的人看到了就都笑话郝建家不务正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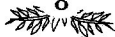
记得那年在高一暑假的时候，郝建家在自己家里的打麦场里吹了一会儿笛子，就招来了一些是非。那天晚上的月亮很是温柔，月光在郝建家看来就是一个温顺贤良的妇人的手一样，凉凉地柔柔地轻抚着自己和门前的那棵老槐树，远处的村庄和田野也在这个妇人的手里享受着母亲的温柔，很是安静地睡着，郝建家看得动情，就摸出笛子在那棵槐树下吹了一曲《月光下的凤尾竹》，那曲子的调子非常好听，婉转而且很能打动人心，郝建家就望着白妍妍住着的村落吹着，自己感动着自己，其实那阵子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农村人睡得早，郝建家光顾自己的感动了，却没有想到会打扰了别人。先是自己家附近的一户人家的灯亮了，紧接着又有了几户人家，等村子里比较富裕的锁娃背了双手站在郝建家背后的时候，他还在吹着笛子想着白妍妍，锁娃在他的背后站立了一会之后就伸手从郝建家的手里夺下了那笛子说道：“建家，你家里又没有死人，你滴滴答答地奏乐干啥？”

郝建家先是吃了一惊，白妍妍倾心听自己吹笛子的模样一下子就没有了，于是他就生了气，锁娃又夺了笛子还骂人，郝建家觉得吃了亏，便回敬了锁娃道：“我家里不会死人，你家里才死人呢，我吹笛子关你什么事情？”

“你个哈熊，半夜三更吱里哇啦地乱响动，不知道的人还以



为咱们村子里死人了，你说晦气不晦气？我难道就不能说你了？”锁娃在村子里是有些威望的，当然是容不下郝建家这个娃娃在自己的面前放刁，就气狠狠地骂着把郝建家的笛子在身边的石碾子上给摔成了竹片。郝建家只有这么一支笛子，那是他用挖了一个礼拜柴胡的钱买的，眼看这把跟了自己几年的笛子转眼间就碎了，火气就一下子擢上脑门了，他跳了起来抓了锁娃的衣服骂道：“你摔我的笛子干啥，死人了奏乐，人家电影上娶媳妇还奏乐呢，你咋不管电影上的事情去？我看你就是球长了管大腿哩。”锁娃被郝建家一抓，两个人就喊叫着打了起来，锁娃虽然是个小伙子，却没有郝建家灵活，三两下就落了下风，心里一着急就在地上抓了半截子砖头揪了郝建家的头发一顿拍，郝建家就感觉到脑袋有些晕乎乎的，等清醒了看那锁娃还要拿着砖头砸，心里就发了狠，挣脱了锁娃后就跳起来一脚踢得锁娃一个踉跄，再要继续的时候却看那锁娃的眼神有些畏惧，心里一软就停了，说道：“锁娃，你日你妈，你不要张狂了，我要真打你的话你狗日的早趴下了，你给我把砖头扔了！”锁娃一看郝建家的样子就扔了砖头，却又放开喉咙喊道：“杀人咧，郝建家杀人咧！”那声音虽是装出的凄厉，却也够吓人的，于是郝建家家里的打麦场里就热闹了起来，人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大家先是劝架，再就是评理了，郝建家在半夜里吹笛子自然是没有道理，在这个村子，除非谁家死人了才能叫上吹鼓手响动的，当然人家谁要是吹唢呐笛子等，要在白天里自然不会有人管，但是别人在私底下谈论着骂却是必然的，郝建家这么一个小小的响动却是惊动了村子的人，还被锁娃在头上拍了一顿砖头，郝建家的头没有流血，但是赶来的母亲却着急了，站在郝建家的身边冲着锁娃说道：“建家不管怎么了，他还是一个娃娃，就是吹了笛子了嘛，至于你们这么多人来评这个理吗？锁娃你三十多的人了，怎么就拿砖头打





人？你不要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了，我虽说没有见过世面，可派出所的门我还认识的，你说你今天打人算什么道理？”

“建家半夜三更响动，听得人心慌得很，再说了建家吹笛子是破坏人家家庭的团结哩，我的二媳妇半夜里晃荡着两个奶头坐在炕上不睡觉都要听，你说要不是你家的建家吹笛子，我二媳妇能丢那个人吗？”一边里叫金堂的老汉插了话说，人群里就爆发出了大笑。

“金堂，你媳妇挂两个奶头你咋看见的？”

“金堂，我看是建家给你帮忙了，要不是他吹笛子，你这辈子是看不见你媳妇的奶头了……。”

“金堂，你个老烧锅头，儿媳妇的奶头你都看见了……”

围观的人让金堂给逗乐了，就七嘴八舌地劝了母亲和锁娃，等人群散了，郝建家的母亲也回家了，他就一个人坐在树下生气伤心，在伤心的时候却有些感激人家金堂家的二媳妇，毕竟这个媳妇还能欣赏自己的响动，不像锁娃和金堂一样。

“都什么年代了，吹了笛子还能吹出事来，等我将来出息了，我再不回这个地方了！”郝建家心里恨恨地想。等家家户户的灯都熄了，郝建家就又望着夜里的薄雾伤神，就在这个时候他明显地感觉到了一股清凉一股安慰，这个清凉不同村子里吹灭油灯滚进被窝的纠缠，也不同赶了牛低了脑袋扛上犁铧从日出到日落的麻木，当他含了十几岁的热泪回过头去，看见是村子里的那个老戏子来了，老人佝偻着腰，手里拿着的是一根油光发亮的竹笛，灰白的头发像毡一样，牢牢地粘住了顶上的月光。老人坐在了郝建家的身边。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村里到处都是笛子唢呐响，金堂还积极得很，现在跟上锁娃起哄来了，这就叫人情淡如水，娃娃，将来要是念书念出息了，再不要回来了，我当年遭的那罪呀！你不

